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注卷一至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顔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盖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

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

濁鄒家孟子作顏讐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肹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

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篠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

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

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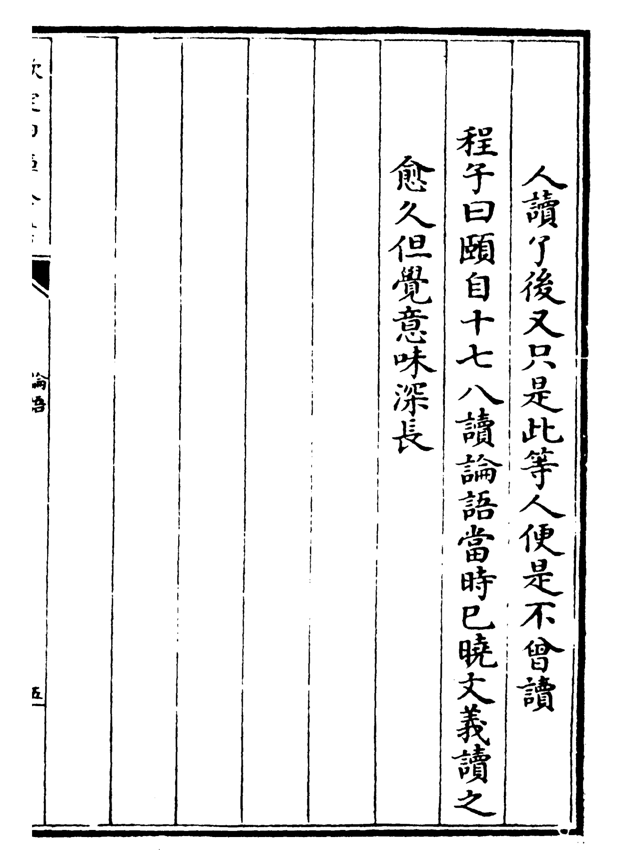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

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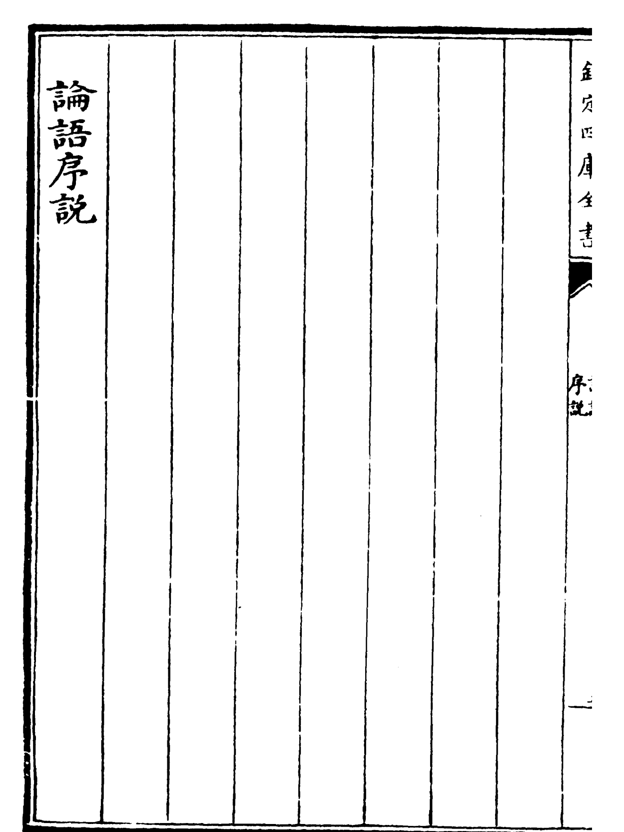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



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序說

論語卷一

宋 朱子 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

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

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

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

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

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子曰君

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

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

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

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

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

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得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

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

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

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理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

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

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顔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顔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閒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

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

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反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是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俸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

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宜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

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辭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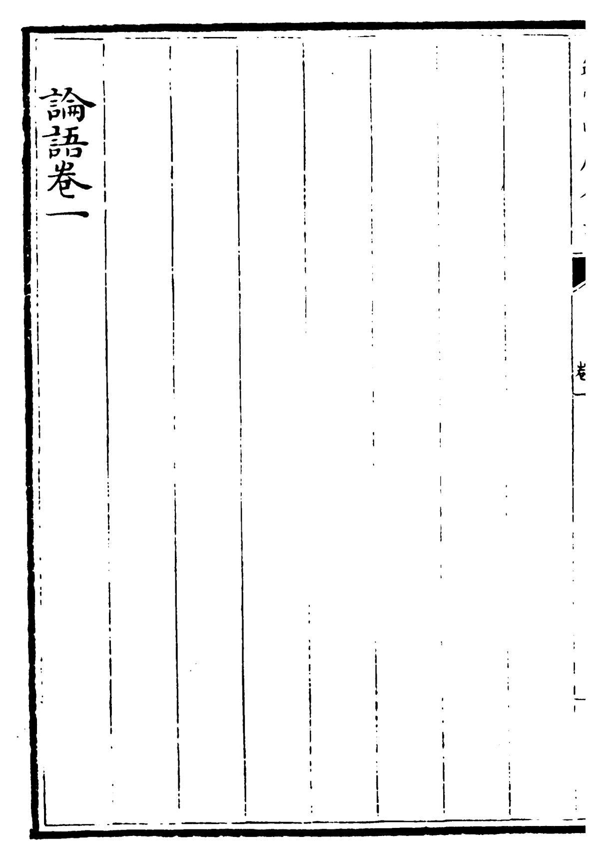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

車軏輗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

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子曰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一

論語卷二

宋 朱子 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

不為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鍾鼓鏗

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

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

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

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或問禘之說子

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

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

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鄹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

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

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哀公問社

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

得儉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蓋言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閒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

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

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

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寛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

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

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盖君子

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

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

惠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

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

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

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氣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

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

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二

論語卷三

宋 朱子 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

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

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

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

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顔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悦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

也於予與何誅杇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杇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

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

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

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産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

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

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令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遣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

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篇内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寛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

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

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

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寛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

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

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内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

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則則必取禍栽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

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

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

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

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

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

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

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説音悦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葢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悦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絶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張誠智

謄録監生臣俞　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注卷四至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卷四

宋　朱子　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

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久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據音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

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

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顔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

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

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

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

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

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兾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絶流而漁者

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

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

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

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德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

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

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下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

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曾子曰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夫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

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

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

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

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

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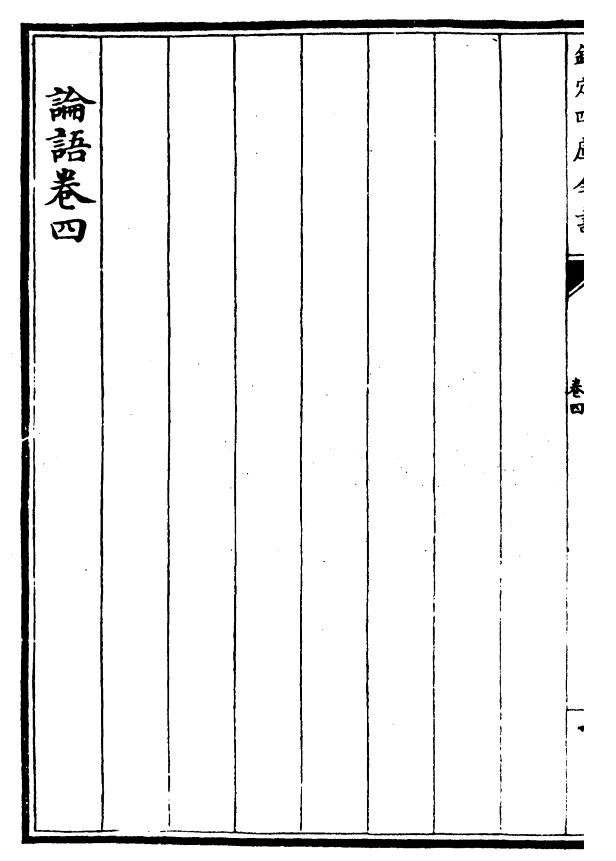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名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

揚也惟青兖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四

論語卷五

宋 朱子 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

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

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揚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曽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

蓋以多能為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

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

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内外一者也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顔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顔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悦之

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吴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顔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顔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顔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鑚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

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

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晩知道終不行

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

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

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

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

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

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之搖動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静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録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説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遥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悦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

接下之不同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亦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

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

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

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

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

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

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

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恵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入太廟每事問重出○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

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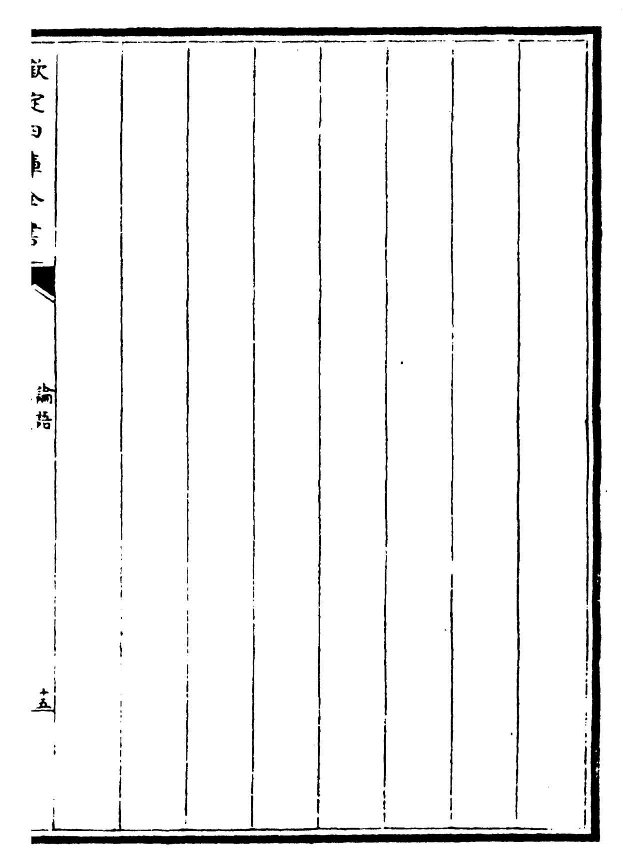
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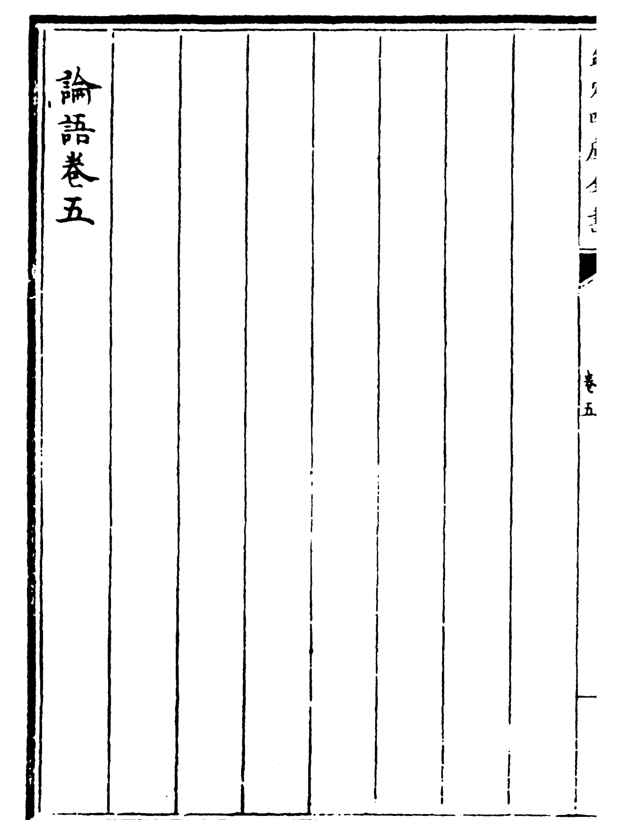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五

論語卷六

宋 朱子 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

中也〇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〇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〇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〇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〇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〇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〇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

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子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

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

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葢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强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葢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

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

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

不履影踖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

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

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

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也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

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

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晳問而夫子荅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顔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顔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〇程子曰顔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

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

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

强排遣之也○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

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榖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

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下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閒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

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

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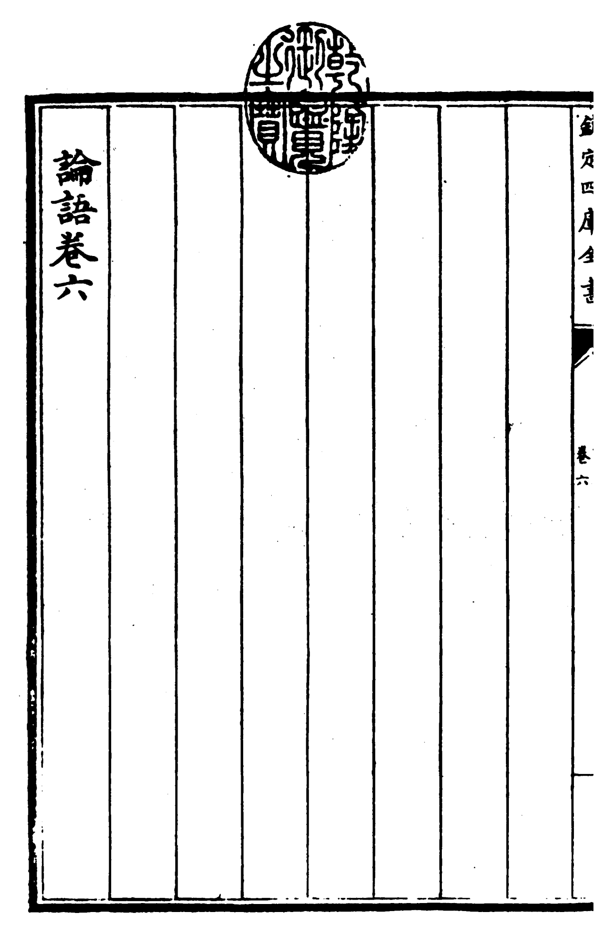
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

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六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俞爣

謄録監生臣張泰